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罗芒狂欢节

〔法〕勒华拉杜里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罗芒狂欢节

——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

1579-1580

〔法〕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芒狂欢节: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1579—1580/
(法)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

ISBN 978-7-100-13187-2

I. ①罗… II. ①勒…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71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罗芒狂欢节

——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

1579—1580

〔法〕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187-2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6 1/4 插页2

定价:68.00元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LE CARNAVAL DE ROMANS

De la Chandeleur au mercredi des Cendres 1579 — 1580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9

根据法国巴黎伽里玛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彙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1929 年出生于诺曼底，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3 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文明史讲席教授。

他先后出版了：《朗格多克史》《朗格多克的农民》《公元 1000 年以来的气候史》《历史学家的领地》《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巴黎-蒙彼利埃，1945—1963 年间的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在历史学家中间》；参与了《法国经济和社会史》（费尔南·布罗代尔、埃内斯特·拉布鲁斯主编）的编著，合作编纂了《法国乡村史》和《法国城市史》。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城乡概况	5
第二章 税收:平民向贵族抗争	56
第三章 1576 年:让·德布尔格的陈情书	86
第四章 1578 年:雅克·科拉审慎的造反	110
第五章 1579 年:球王塞尔弗的首届狂欢节	127
第六章 1579 年:抗税和债务	208
第七章 1580 年:罗芒的民俗大师安托万·盖兰	237
第八章 1580 年:丰盛星期二或上帝与我们同在	307
第九章 虐杀农民的屠戮场	333
第十章 “喜鹊和乌鸦啄去了我们的眼珠子……”	350
第十一章 范型、会社、“王国”	381
第十二章 冬天的节日	405
第十三章 再说农民	436
第十四章 追求平等的先民	453



鸣谢.....	501
译名对照表.....	502
参考书目.....	511
手稿与抄本.....	527



前言^①

罗芒曾是法国的一个纺织业中心，位于里昂南面从前叫做多菲内省的那片土地上。这个小城 16 世纪的人口约为 8 000 人。每年二月的丰盛星期二狂欢节，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多姿多彩的活动。1580 年的狂欢节盛况胜过往常，但却演变成了一场显贵对工匠的血腥伏击，工匠的首领们或是被杀，或是被投入牢狱。当其时，法兰西正陷于宗教战争的剧烈动荡之中，这次由民众欢庆活动演变而成的暴力事件，犹如一支火箭炸响在法兰西上空。据当年记述，这次罗芒事件兼具莎士比亚悲剧和街头小戏的特点，主角则是男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个事件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文化史意义。但是，对于居住在远离法国南部的兰开夏、纽约、明尼苏达等这些城市中的读者来说，罗芒狂欢节事件有什么值得他们关注的呢？

若想充分估量罗芒狂欢节事件的重要性，首先不能忘记，此次事件发生在宗教战争的两个重要阶段相交之际，法国的宗教战争是 16 世纪下半叶发生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战

① 译自《罗芒狂欢节》英译本：Carnival in Romans, Phoenix Press, 2003, London。——译者



争,整个法兰西和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卷入其中。

自 1560 年起在法国占据上风的胡格诺派(Huguenots) 1572 年在臭名昭著的圣巴特洛缪之夜大屠杀中遭受重创,身心俱伤的新教从此每况愈下,无望东山再起。从 1580 年开始,一个庞大的以“联会”(League)为名的天主教组织声势日渐壮大;有人误以为原教旨主义已经在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沉重打击下奄奄一息,其实它并未失去民心,而是在声势日盛的联会推动下,以胜利者的姿态毫发未损地重现江湖,保持着从前那副宗教狂热的面貌。天主教联会在原教旨主义推动下大量涌现,大贵族吉斯家族对于这个组织的领导其实有名无实,狂热的僧侣和布道修士才是这个组织的基础。这是一个近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组织,它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是一个民主的、前革命的、受操纵的乃至集权主义的组织。

罗芒狂欢节事件发生在上述这些事态发展的前夜,正如我刚才所说,它发生在激烈的宗教战争两个阶段的衔接处,即胡格诺阶段(1560—1572)和天主教阶段(1580 年以后)相交之时。1558 年相对平静,这是极具破坏力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台风眼,主导前一阶段的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引领后一阶段的则是罗耀拉(Loyola)的思想。罗芒狂欢节前后盛极一时的多菲内(Dauphiné)起义民众联会的首领,除极少数例外,既非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是僧侣,而是工匠、农民和资产者,他们都致力于捍卫各自的行业和社会利益,准备必要时为此而战。

就其基础层面而言,罗芒狂欢节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地区性起义中的高潮阶段,是一场对抗政府和税收的反叛。在 16 和



17 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此类反叛屡见不鲜,主要在法国,其次在英国和西班牙。在当时的知识精英论者看来,这些反叛所体现的是原始农民阶级极具野性的冲动。此类反叛活动如今被称作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布热德主义指的是一种只顾眼前的政治态度,这个词源于皮埃尔·布热德,此人曾在二战后领导了一场以小商人和熟练工人为主的联盟运动。在世界上的先进社会之一的加利福尼亚,也发生过抗税运动。就第 13 条提议举行的投票表明,抗税运动通常非常复杂,其实在 16 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正如帕金森法(Parkinson's Law)所指出,官僚政治如果不受监督就会日益恶化,就上面谈及的这个实例而言,其结果便是税收名目越来越多,税额越来越高。1580 年的多菲内是一个抗税和反贵族斗争的舞台,贵族享受着与生俱来的免税特权,平民、农民以及资产者对此愤懑不平,他们憎恨税收,更仇视税收方面的不公正。因税收不公而引起的对贵族的愤恨犹如井喷,一发而不可收;在卢梭的平等思想中得到充分表达的这种愤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再度喷发。

不过,1580 年多菲内的起义还有其久远的根源,那就是中世纪反抗领主的斗争;反抗领主的斗争在 18 世纪最后十年间有了完全属于近代的崭新意义。1579 年多菲内的造反农民袭击并捣毁领主庄园,在此前的 1358 年扎克雷起义中和此后令人胆战心惊的 1789 年春季,都发生过此类事件。

罗芒是冲突的焦点。在地方层面上,工匠们借助行会向当地以政治强人法官盖兰为首的城市贵族发起挑战。1580 年 2 月,狂欢节如期举行……于是一切都变样了。在冬春相交时节举行的狂欢,勾起了人们对往日的回忆,那时人们在骤然爆发的纵情欢乐中



埋葬了不信教的日子，成为基督教徒。人们以这种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封斋期做好准备，而封斋期则是一个以复活节洗礼为高潮的净化的过程，是心灵诞生或再生的时节。为丰盛星期二而制作的模拟人像遭到审判并被处死，这是放纵无度的异教徒狂欢活动至此终结的标志。但是，狂欢节也与社会罪恶或灾难有关，不幸的是，人们很难就什么是社会的罪恶或灾难达成共识。换言之，消灭社会灾难就意味着阶级斗争，一方是贪婪的显贵，另一方是造反的农民。双方都成群结队地、气势汹汹地来到狂欢节，通过表演和礼仪活动彼此激烈争斗，最后以一场血腥的屠杀告终。

罗芒狂欢节尽管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事件，却深刻地揭示了往昔文化中的各个层次。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和一个与众不同的省份。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罗芒狂欢节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巴洛克时代初期和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兴起之时的一出文艺复兴的城市活剧。



第一章 城乡概况

9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一个小城撰写一部历史,譬如说,多菲内的罗芒。罗芒是我时常欣喜地想起的小城,多菲内则是一个省,我热爱那里的居民和景色。多菲内有着七八百年乃至更悠久的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市政史……档案资料汗牛充栋……一番思索之后,我发现这个题材相当广阔,专题研究者难以胜任,何况我尚在为一个专题研究者而发奋努力呢!经过一番仔细斟酌,我决定只写罗芒的十五天历史,也就是短短的两周。可是,这是什么样的两周啊!这两周就是1580年2月的罗芒狂欢节。在狂欢节期间,伊泽尔河两岸的居民先是精心打扮,接着相互厮杀。这是躁动不安、绚丽多彩和血腥杀戮的十五天,有必要追述这场悲剧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阐明事件发生的环境及其意义,必要时还应该对周边的城市和村庄进行一番审视,其中包括从比较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狂欢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便是本书的缘由。在开篇的第一章中,我将扼要地讲述1579—1580年间罗芒的状况,其实也是罗芒周边的多菲内乡村地区的状况;其次,我要说一说1580年2月那场悲剧的政治—社会背景。在这一章中将会涌现大量数据,我请大家对此给予谅解,为了清晰地勾勒出一场悲剧的背景,数据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历史有时候也是数量史。



不过请大家放心,大量数据并非全书的特点。

- 10 伊泽尔河畔的罗芒距罗讷河仅数法里,这座小城在数百年间的人口发展状况,乃是城市人口学上的常见现象。1348年黑死病大流行之后,^①1357年罗芒有1 163个纳税人户主;以每户平均4.5人计,加上未统计在总户数中的非纳税人家庭(特权享有者和赤贫者等),全城居民总数约为6 013人。^②造成人口大减的1361年瘟疫过后,只有430个户主出席1366年的罗芒选举大会,若仍以每户平均4.5人计,此时居民总数应是2 233人。^③这个数字肯定偏低,因为那一年有很多户主把选举大会“晾”在一边,拒不出席。1450年的数字比较可靠,登记在册的总户数为529(不是纳税户,而是实有户),居民总数为2 735人,^④少于一百年前在册人数的一半。历经瘟疫、战争、饥谨和危机的罗芒每况愈下,到了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人口几乎跌到了谷底。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如同别处一样,文艺复兴在罗芒从1498年开始初露端倪。全城的直接税纳税人增为814人,居民总数增为4 208人。11年之后,这两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动,纳税人

① 德龙省档案,E 1169 (=罗芒市档案 II 4)。

② 马蒂娜·佩罗歇(Martine Perrochet)在她论述15世纪罗芒的未版论文中,以每户平均5人计算,未统计在人口总数中的特权享有者和赤贫者换算为0.67人,两者相加为5.67。用这个系数求得的当时罗芒总人口为6 594人。我保留她的0.67,但把她的5调整为4.5,两者相加为5.17。不过,这些数字也仅是约略而已。

③ 德龙省档案,E 3592,1366年。

④ 数字来源为马蒂娜·佩罗歇关于15世纪罗芒的未版论文(论文手稿藏于罗芒市立图书馆)。



815 人,居民总数4 214 人。^① 一度受到遏制的文艺复兴扩展势头重新启动,40 年后有了长足发展;1557 年罗芒的直接税纳税人为 1 612 人,比本世纪初几乎翻了一番;居民总数已达 8 334 人。^② 罗芒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万,堪称那个时代的“小型大城市”。延续到 1550 年代的这一波人口增长,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里得到反映,其中包括青楼。“鉴于有伤风化的事件越来越多,因而必须扩大妓院规模,以便容纳更多的娼妓和窑姐”(1554 年 4 月市议会讨论记录)。^③ 九年之后的 1566 年,宗教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前的 1564 年发生了瘟疫。^④ 文艺复兴的增长势头逆转为其反面,这一年罗芒只有 1 519 个纳税人,7 853 个居民。^⑤ 1570 年,人口下降危机继续发展,恶魔般的战争还在继续,田园荒芜,人口流失,罗芒尚余 1 454 个纳税人,7 517 个居民。^⑥ 1578 年罗芒的人口进一步下降,纳税人减为 1 304 人,居民减为 6 742 人。在本书记述的狂欢节之后,1582 年的罗芒有纳税人 1 582 人,居民 6 902 人。^⑦ 自 1557 年以来,罗芒的总人口第二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跌落到



① 罗芒市档案,CC,各该年份的直接税册;托梅·德·迈松纳夫《罗芒史》(Thomé de Maisonnewe, *Histoire de Romans*),第 2 卷,第 571 页。

② 罗芒市档案,CC 81。

③ 罗芒市档案,BB,这个时期的资料(感谢罗西奥(M. Rossiaud)先生热情提供)。

④ 从 1564 年 6 月到 1565 年 1 月的瘟疫流行期间,死于瘟疫的罗芒人约为 4 000 人(德龙省档案,E 3667)。从 1566 年到 1557 年,罗芒人口急剧萎缩;尽管由于乡民涌入城市和寡妇再婚后立即受孕并生育,致使人口迅速得到部分补充,但人口减少的趋势并未得到逆转。(参见 G. 德里伊(G. Delille)的相关论文)

⑤ 罗芒市档案,CC,1566 年直接税册。

⑥ 罗芒市档案,CC 90,1570 年直接税册。

⑦ 罗芒市档案,CC 90。1578 年直接税册的编号为罗芒市档案 CC 92。